

儒道至圣

永恒之火 著

诗词可御敌
文章安天下

秀才提笔 / 纸上谈兵
举人杀敌 / 出口成章
进士一怒 / 唇枪舌剑

圣人驾临，口诛笔伐，可诛人
可判天子无道，以一敌国

挟传世诗词
书惊圣文章
踏上至圣之路
起点超人气新晋大神
永恒之火

新书销售盘踞
TOP1 地位

1 文星曲耀

默默无闻的寒门子弟方运，
被人砸破头后凭借《奇书天地》

儒道至圣

1 文曲
星耀

永恒之火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儒道至圣. 1, 文曲星耀 / 永恒之火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75-1

I. ①儒… II. ①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3977 号

书 名	儒道至圣. 1, 文曲星耀
作 者	永恒之火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紫雨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 帧 设 计	黄 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775-1
定 价	2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立夏文会	三味书屋	方氏族学	妖狐奴奴	诗出镇国	请圣裁！	圣前童生	寒门子弟
130	115	098	075	049	031	015	001

目录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文曲五动	出发！杀妖行	毁诗	入州文院	雷鸣圣音	请圣选	狐狸对韵	陋室铭
260	248	230	213	201	188	168	151

第一章

寒门子弟



圣元大陆，景国，江州大源府的济县。

天空一碧如洗，阳光明媚，鸟儿欢快地鸣叫着，地面散落着被夜雨打落的树叶和花瓣，春意盎然。

方运浑身发冷，猛地惊醒，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周围。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处小巷的青石板上，地面湿漉漉的。他急忙扶着墙站起来，感到全身疼痛，火辣辣的。

“我记得自己昨晚捡到一本古书，接着就被歹徒攻击，然后在昏迷中做了一个梦，那个梦还无比真实……”方运疑惑地心想。突然他大脑剧痛，眼冒金星，大量的梦中记忆涌入脑海。他死死地咬着牙，汗水从额头渗出。不知道过了多久，方运才平静下来，眼神无比复杂，慢慢地整理那些多出来的记忆。

“原来那本古书是一本不知名的神书，让我体验了一个奇特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一颗蔚蓝的星球，和圣元大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场景仿佛是一场梦，就叫梦中世界吧！”

方运慢慢回忆属于圣元大陆的历史。圣元大陆有“才气”力量，读书人可以通过才气掌控“天地元气”，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观日月星辰，写成千古奇书《易经》。他此举使得天降异象，才气灌顶，天封亚圣，出西岐伐纣。西岐大军势如破竹，多日后到达商朝的国都朝歌城下，随后十万妖族、三十万蛮族和百万大商士兵如潮水般涌出，包围了二十万西岐将士。商纣王站在城楼上搂着狐妖妲己，大骂西岐将士，尔后下令总攻，西岐将士即将遭灭顶之灾。

此时周文王踏青云从天而降。周文王一身白衣，横眉冷视，历数商纣王十宗大罪，每说一宗罪，大商国运减一成，商纣王老十岁。文王说完，大商国运耗尽，商纣王行将就木，奄奄一息。周文王的才气化为烈日，高悬天空。他手捧圣书《易经》诵读，一个个细小的金色文字从口中飞出，越飞越大，最后长成一人大小。无数的金色大字环绕着才气烈日，大放金光，照耀天下。金光不伤人族，但十万妖族和三十万蛮族却突然凄厉

哀嚎，身体自内而外裂开，鲜血四溅，陆续死去。

最终五尊蛮圣俱亡，三大灵圣只逃出一尊。牧野之上，流血漂橹。纣王驾崩，百万大商士兵尽降。后人称赞周文王：只手屠妖蛮，孤身安天下。后来，周文王传位于武王，潜心研究《易经》，寿命达五百岁。其后天下再无人有才气，直到孔丘出世。

圣人孔子降生的时候，因貌丑形异，被弃之荒野。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有苍鹰落下，振翅扇风，为他驱赶酷暑。一只母虎把孔子叼进虎窝，用虎奶哺乳，所以后人说孔子是“龙生虎养鹰打扇”。后来母虎把孔子送还孔母，孔母悉心养育。孔子的母亲是小妾，孔父去世后，孔子和母亲被孔父的正妻赶走。

孔子少年时非常贫困，封圣后曾对弟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他小时候很穷，所以会很多粗鄙的手艺。孔子年轻的时候很平凡，中年时期才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并周游列国。孔子老年回鲁国当官，最后担任鲁国最高官员之一的大司寇，后因被排挤辞官。孔子辞官后，重新修订《诗经》《尚书》《礼记》和《乐经》，并为文王的《易经》作序。最后孔子亲自编写了《春秋》。书成时，才气直冲九霄，天花乱坠，群星天照，千里云霞，万里雷鸣，天下震动，成就了伟业。

孔子封圣后闭关十年。不久之后，当年因商周之战逃亡的那尊蛇族灵圣经过六百年修炼，更进一步，成为大圣，大举入侵，妄图报文王灭妖蛮之仇。大圣的力量稍强于人类亚圣，即使当年的周文王也有所不如。妖蛮联军至玉海城下，万民惊慌。眼看妖蛮就要攻城，孔子乘坐文宝“列国车”飞来，左手握“春秋书”，右手持“春秋笔”，看到蛇族大圣后微笑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请大圣入我瓮中，烈火烹之。”

百万妖蛮大怒，举兵攻城。就见孔子提笔，风起云涌，天地变色，春秋笔连写九个“诛”字，一字一刀，诛杀蛇族大圣，把蛇族大圣一分为十。然后孔子当众烹调，一人吃掉百丈长的蛇族大圣。在烹调的过程中，百万妖蛮联军想要逃跑，孔子随手抛出文宝春秋书，遮天三千里，大书一动，卷杀百万妖蛮。万民跪伏，口称圣人。

后来孔子创办第一家书院——曲阜书院，打破当时的教育垄断，招收普通弟子三万，亲传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所有拜孔子为师的人经过学习后，自然而然拥有才气。孔子也因此更进一步，成就圣人之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圣人洞悉天机，觉察人族暗藏大危机，于是驾列国车，孤身上三蛮，下四海，登五妖山，逼迫妖蛮两族签订千年不战之约。无人知道孔子上三蛮下四海登五山的具体经过，只知孔子归来后访遍百家，然后一直闭关不出。

孔子闭关后，孟子、荀子、曾子、子思子和颜子五人因得孔子亲传，陆续封半圣，次于亚圣。儒家门人不再跟其他百家对立，孔子的孙子子思甚至提出“师法百家”的理念，主动向百家请教，并且助百家学习才气。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杂家的吕不韦、

农家的许行、兵家的孙子等相继封半圣。

直到汉高祖刘邦斩白蛇妖起义，弟子们才知孔子即将去世。孔子仙逝时，圣体化为才气烟柱，直冲云霄，历久不散，天下人人可见。三日后，才气烟柱一分为三，一入曲阜书院，一入三万弟子，一入天下。孟子、荀子、曾子、子思子和颜子等五位半圣因此再进一步，封亚圣。自此，才气时代开启，百家争鸣终归儒。没了罢黜百家的悲剧，人族大兴。

孔子逝世后，曲阜书院改称圣院，地位超然。圣院逐渐完善才气力量，秉承孔子遗愿，吸收百家精华，唯才是举；创立十文位，分别是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学士、大儒、半圣、亚圣和圣人。读书人的文位越高，才气越多，掌控的天地元气越强。

方运细数最近封圣的名人。

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借《兰亭集序》《平安帖》《丧乱帖》封半圣，次于亚圣。

有陶渊明凭《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封半圣。

有祖冲之凭借《缀术》《大明历》《易义》等封半圣。

有酈道元凭借《水经注》和《本志》封半圣。

有范缜以《神灭论》封大儒，次于半圣。

但是，没有李白！没有杜甫！

没有白居易！没有王昌龄！

没有李商隐！没有温庭筠！

没有王维！没有杜牧！

没有韩愈！没有柳宗元！

没有颜真卿！没有柳公权！

没有苏东坡！没有欧阳修！

没有陆游！没有李清照！

没有陆九渊！没有程颐程颢！没有朱熹！没有王阳明！

但凡隋唐以后的名人一个都没有

方运想到这些，心潮澎湃，因为他在梦中世界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经义文章，都是圣元大陆没有过的。方运深吸一口气，毫无疑问，此后自己必定会有所不同。突然，方运面色微变，因为他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份和今天的日子。

自己父母早亡，家里唯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叫玉环的童养媳。方家原本买不起童养媳，但玉环当年被父亲带着逃荒，被方家收留。玉环父亲却恩将仇报，盗窃了方家不多的钱去赌钱，结果输了，又因为出千，被人打得奄奄一息，临死前把玉环卖给方家当童养媳，算是还方家的钱。玉环从小就是美人胚子，成天后更是美丽，被邻里称为“江州西施”。

哪怕家里没钱，只穿非常简陋的粗布裙，她也难掩绝世风姿。父母去世后，方运和玉环相依为命。玉环心灵手巧，靠做针线活赚钱。方运上午在私塾读书，中午在吉祥酒楼当伙计谋生，一心想考上童生。

今天正是本县选取童生的日子，方运就是考生。不过他却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绝望。方运是典型的寒门学子。那些望族、名门、豪门、封圣世家，甚至至高无上的孔府学子，可以不用为吃喝发愁，不为生计家庭分心，但方运不行；他们可以直接去最好的学堂、书院，但方运不行；他们想请什么样的老师，就请什么样的，想什么时候请教老师，就什么时候请教，但方运不行；他们想买什么经、注、传、论、集等书籍，尽可以随便买，甚至不用买，家里就有，但方运不行。对于方运之类的寒门学子，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读一些书的更是屈指可数，至于什么金榜题名，飞扬青春，精彩人生，这些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方运不由自主地双拳紧握。他发觉自己正身处绝境，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担心自己死后家里人的反应，而是生存。

“昨夜那四个人是谁？到底是谁想杀我？”方运很快想到了唯一的可能。清明节之前，方运带着自己的童养媳姐姐玉环，去五十里外的武侯祠上香，求武侯诸葛亮能保佑他通过考试，高中童生。在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到一个坐着马车的人。那人笑着问去武侯祠的路，方运就礼貌地指了方向。哪知那人谢过方运后便攀谈起来，并自报家门，说自己名叫柳子诚，三年前已高中秀才。他自称是大源府赫赫有名的柳家长房的人，其兄非常了不起，乃是去年江州的举人第一名，也就是解元。

其实柳子诚不单单是名门，大源府的读书人都知道，大源柳家在京城有一位权势滔天的远房亲戚，就是左相柳山。柳山是景国内阁四相之首，先帝的托孤重臣，甚至有人说，景国的官员有一半是柳山的门生故旧。

方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通过县试，成为童生，至于通过府试当上秀才，他觉得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柳子诚则文质彬彬，气度非凡，又是让人羡慕的秀才，所以方运毫无防备，柳子诚问什么，他答什么。之后，方运请教柳子诚如何考县试，柳子诚则倾囊相授，方运自是无比感激。当方运得知，柳子诚曾经上过三大圣地之一的“书山”，甚至登到了第二阁，方运更加敬重柳子诚。之后柳子诚让自己的马车送方运和玉环回家，一路上两个读书人相谈甚欢，最后甚至称兄道弟。当晚柳子诚就在方家住下，与他秉烛夜谈，这让方运更加感激。

第二天，柳子诚留下二十两银票和一封书信离开，信上说，他对方运一见如故云云，希望方运收下银票；如果实在不想收，就等金榜题名后还给他。方运看后，心道柳子诚真乃君子。不过他把银票给了玉环，让她收好，坚决不用别人的银票。后来柳子诚来了

几次，陆续送给方运一些书籍，两个人友情渐深。

有一天，玉环出门买菜的时候遇到地痞，柳子诚恰好路过。于是柳子诚激发文宝“山岳笔”的力量，杀退十余个地痞，救下玉环，让方运感激涕零。就在前些天，柳子诚找上门来，说方运这种家境只会害了玉环。方运也自觉亏欠玉环，说自己对不起玉环，所以哪怕亲戚一直劝说，他也没有跟玉环成亲入洞房。他发过誓，等他金榜题名，一定要风风光光地迎娶玉环。柳子诚问方运有几成把握考取童生。况且，他要想风光，至少也要成为举人，又有几成把握成为举人？方运沉默。于是柳子诚说，他愿意纳玉环为小妾，并愿意出两千两白银的聘礼。

方运愕然地看着柳子诚，隐约意识到柳子诚的真正目的。就在这个时候，玉环走了出来，说出事情的经过。原来柳子诚每次来，都会故意讨好、接近玉环。玉环于是设计骗柳子诚，说只要他能说服方运，她就嫁给柳子诚当小妾。柳子诚果然中计。方运幡然醒悟，大骂柳子诚，并把柳子诚赠送的银票和各种东西扔出门。柳子诚恼羞成怒，威胁方运，如果方运不在县试前把玉环卖给他当妾，他就让方运一辈子无望考取童生。

方运回忆起柳子诚的话：“你真是给脸不要脸！本公子迎娶玉环当小妾，想的是成就一段佳话——柳子诚扶助寒门子弟，穷书生托付美童养媳。我已经跟兄长说过，我会娶个美妾，他要是看得上，我可以送他。你们现在不同意，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他？县试之前，若是玉环不从我了，别怪我下黑手。在这景国，可是我们柳家说了算！”柳子诚说完扬长而去。

方运至今都忘不掉柳子诚的大笑声，也忘不掉玉环的那句话：“我杨玉环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魂！”只是杨玉环的眼中藏着深深的无奈和悲凉，甚至还有一丝绝望。那时候方运只是羞愧和感动，现在方运想起当时的场面，才发觉杨玉环竟然有一种赴死的悲壮。

方运觉得脑后疼痛，伸手一摸，轻嘶一声，原来他竟然被打破了头。

“既然我还活着，柳子诚一定会继续报复。现在我无论怎样都逃不掉，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县试，成为童生。一旦我有了功名和文位，他绝不敢在济县杀我。童生只相当于‘储备人才’，秀才才是基础人才，所以考童生的县试是最简单的，只考‘请圣言’和‘诗词’两科，‘经义’和‘策论’要等以后再考。圣院大陆的科举，跟梦中世界的古代有所区别，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方运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往小巷外走。他的身体伤势太重，全身疼痛，衣服也湿漉漉的，穿在身上特别难受，但他咬牙坚持着。方运走出巷子，迎面见到一个熟人，是和他一起在酒楼做伙计的段虎，段虎比他大四五岁。

方运正要苦笑着打招呼，段虎却愣了一下，然后露出犹豫之色，压低声音说：“你快回家看看，你家里出事了！”段虎还想说，五丈外的吉祥酒楼门口，甄掌柜大喊：“小

虎，你皮痒了？快去买菜，晚了我打断你的腿！”段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向方运做出个小心行事的眼色，扭头离开。方运没想到家里也出了事，顾不得跟甄掌柜计较，加快脚步往家赶。

哪知甄掌柜幸灾乐祸地喊：“我三年前就说过，我可以买下你家的江州西施，还供你读书。现在好了吧？被大源府的柳家盯上，你会一文钱也拿不到。咱们全县也只有两个望族，却一个名门都没有，柳家可是名门，吃人不吐骨头的。你一身是伤，是柳家人做的吧？”甄掌柜身穿绿色的员外袍，头戴黑色瓜皮帽，四十岁出头，家有一妻两妾，为人刻薄。因为他的姓和“针”字同音，所以酒楼的伙计私底下都叫他“针眼小”。有次方运见杨玉环太瘦弱，就偷了些客人吃剩下的要扔的肉，想拿给杨玉环。甄掌柜发现了，夺过肉扔在地上，踩了一脚，然后踢给院子里的狗说：“我给狗都不给你！”方运至今记得甄掌柜说话时的轻蔑眼神。

方运强忍怒火，继续往前走。甄掌柜得意洋洋地说：“你以为我雇你当伙计是因为你能干？我是为了亲近玉环。可惜玉环鬼迷心窍，始终看不上我，我才拿你撒气。你现在得罪了名门柳家，我可不能引火上身，你被辞退了！”方运停下脚步，转身冷冷地看着甄掌柜说：“那请甄掌柜把剩下的工钱结了。”

“你得罪了名门柳家，柳家很可能迁怒我的酒楼。我不让你赔钱都不错了，你还想要工钱？滚！你再敢来我的吉祥酒楼，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甄掌柜恶狠狠地瞪着方运。

方运怒视着甄掌柜说：“你的话我记住了。今天你欠我的工钱不给，他日我让你千倍偿还！”说完就离开了。

“穷酸，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甄掌柜讥笑一句，进入酒楼。

方运一路咬着牙快走，要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带着笔墨去考试。如果他还不能考中童生，最多三天，柳子诚就会再次下手，到时候他必死无疑。但只要他考上童生，就能暂时安全，就算柳子诚是名门大户，也不敢在济县杀一个有文位的童生。

方运丝毫不在乎路人的眼光，一边走，一边消化新得来的记忆。他发觉圣元大陆和梦中世界的古代差距很大，梦中世界里才气的出现，与十国相争、妖蛮虎视紧密联系，实用主义明显占据上风。

比如圣元大陆的书生平时都用楷书、行书写字，但战场瞬息万变，使用“纸上谈兵”的时候，却用更简单的草书，以便尽快完成，使得草书在几百年里不断简化。这里的科举制度也有很大不同，梦中世界的古代科举是从隋朝开始，但圣元大陆却从汉朝开始，提前了七八百年，而且科举不是三年一次，而是年年开科举。

圣元大陆的面积也比梦中世界大得多，整整有九十个州，一州相当于一省。

方运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额外记忆，不仅有圣元大陆的记忆，还有一部分是自己从

未看过的书，包括《古代状元殿试试卷大全》《春秋谷梁传》《指南录》《朱子五经语类》《三字经》《全唐诗》之类的内容。

方运脑海中的那些书，有的很清晰，但有的很模糊，不过他觉得那些模糊的地方都可以慢慢回忆起来。方运不由自主地面露喜色：“我考童生有望了！”他在心中呐喊着，拳头握得更紧。

方运不多时便来到自家门口，一人多高的土墙外，有三四十个邻居围在院子门口，院子里有人说话——

“方运那小子一晚都没回来，肯定是被昨天的雷劈死了。小娘子，你就从了我们家少爷吧！柳家几个小小少爷都要参加县试，柳家人都不能走，所以少爷不能亲自来接您。您千万别生气！您今天要是不走，等明天放榜了，少爷一定会亲自来接您。”

“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魂。小运要是死了，我就给他陪葬。出去，马上出去！”

“好好好，您千万别冲动，赶紧把剪子拿走！您要是死了，二少爷非扒了我们的皮不可！”

方运隐约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声道：“让开，让我进去！”

围观的邻居纷纷让路，有的人不声不响地避开，有的人则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但大多数人都露出同情的神色，几个人甚至七嘴八舌地骂柳家的家丁。

“小方，你怎么了？”

“方运你可回来了！他们也太欺负人了，一定要去衙门告他们！”

“光天化日地要抢人，这是什么世道！”

“大源府的人就可以欺负咱济县的！”

“小方，你身上的伤好像很重，快回屋歇歇。”

方运没有应声。他快步走到院门口，就见四个魁梧的大汉正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四个人虽然竭力掩饰，可仍然露出细微的慌乱。院子中心站着一位少女，她身形纤细娇弱，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裙，打扮得异常简朴，却容貌绝美，好似一朵洁白的空谷幽兰立在庭院。方运有种错觉，觉得她就是这庭院里的明月，哪怕是太阳也无法掩盖她身上的光辉。她略显疲惫，似乎没睡好，但全身上下打理得干干净净。她的眼睛虽有血丝，但黑白分明，目光清澈如湖，眼神坚定。

直到亲眼看到杨玉环，方运才发现她比记忆里的人美一百倍，怪不得被人叫作江州西施。此时她反握剪刀，剪刀的尖已经刺入她白皙的颈部，流出少许鲜血。

“玉环姐！”方运急忙上前。

“小运！”杨玉环又惊又喜，扔下剪子，向方运跑过来。杨玉环看到方运全身是伤，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流下来。她一边哭一边问：“你怎么伤得这么重？谁害的你？是不是

柳子诚那个畜生？走，我扶你回屋坐好。孙姑姑，你能帮我去请慈生堂的大夫吗？”

“玉环莫慌，我这就去！”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转身就往慈生堂跑。

方运急忙说：“别！我要去参加县试，再不去就迟了。玉环姐，你快把我前几天准备的东西拿出来，送我去县文院，我要去考试！”

杨玉环擦着眼泪说：“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说什么县试！不去了！”

“不行。我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参加县试。玉环姐，平时我都听你的，但今天不行，我已经长大了！”方运平静地看着杨玉环。

杨玉环停了哭泣，惊诧地看着有些陌生的方运：人还是那个人，但他无论是气质还是眼神，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方运，心有天地！

“我被打醒了。”方运像是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看向那四个大汉。昨夜打人的，也是四个人，也是大源府的口音。那四个大汉非常心虚，其中一个假装不耐烦地说：“看什么看？让开！”说完，四个人快步离开了。

杨玉环看着方运，擦干眼泪，冷静来说：“好，今天我听你的。但你要等大夫来，敷上伤药，不然你挺不过县试的。”

方运知道，县试一考就是一天，也是个体力活。如果他现在直接去了，恐怕真的挺不过去。方运看着杨玉环说：“好！”

杨玉环发觉方运看她的目光有些特别，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弟弟看姐姐，而像一个男人在看一个女人。“小运真长大了！”杨玉环目光微闪，扶着方运向屋里走去。

慈生堂的大夫来了，看到方运的伤口直皱眉头。他得知方运坚持要去考童生，便免了诊金，只收药钱。在大夫治病的时候，杨玉环离开屋里，不知道去了哪里。等医生处理完伤口，杨玉环走了进来，背起方运赶考用的书籍，搀扶着方运走到门外。门外正停着一辆杨玉环借来的牛车。

方运心中暖意融融，低声说：“谢谢你，玉环姐！”

杨玉环微微一愣，眼波流离，盈盈一笑道：“你跟姐姐客气什么！”

方运暗想，不愧是绝世美女，连最细微的举动都有一种天然的魅惑。

杨玉环说着，扶方运上车。她坐在车辕后，拿起鞭子，轻轻抽了一下黄牛。

哞——！黄牛长叫一声，抬起蹄子向前走。

方运静静地看着杨玉环。她已经十九岁，正是最美的时候。她身上的蓝色布裙洗得有些发白，还有几处补丁，脚下是她自己纳的布鞋；乌黑发亮的头发卷在头上，一根她自己削的木钗格外刺眼。除了这根和细棍毫无区别的木钗，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

方运心中一酸，有关杨玉环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浮现——

方运父母去世那年，杨玉环十二岁，方运九岁。那时候杨玉环就出落得格外标致。

方运家的亲戚帮方运办了葬礼后，几家人就想收养杨玉环。但杨玉环却有个条件，就是要求把方运一起收养，而且要供方运读书，那些亲戚只能纷纷作罢。那些亲戚大都是普通人家，养两个孩子不难，可要供方运读书就难了。那几个富户，则怕方运过继为儿子，长大要分家产（女儿则不用）；读书就需要上私塾，还需要买笔墨纸砚，更需要买大量的书籍，哪怕借阅也要花钱；要想考上童生，需要看的书太多。这时的书上没有标点符号，没有老师领着读，就算认字，也看不懂。读书人要自己标出相当于句号的句读。那些亲戚虽然不养两个人，却隔三差五地接济这姐弟俩，让两个人不至于饿死。方运到了十二岁，有了力气，就四处帮人做活。他们不再挨饿，但也过得不好，因为读书的花销太大了。杨玉环像母亲又像姐姐，照顾了方运七年，从来没有丝毫怨言。邻居都特别喜欢杨玉环，都想让她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杨玉环已经十九岁，在景国已经算是大龄女子。平常女子大都十六岁结婚，十九岁还没嫁人的女子则不足一成。方运并非对这个天仙一般的姐姐不动心，只是觉得就这么娶了她，太对不起她。他发誓一定要取得功名，再风风光光地娶她入门，所以两个人至今都没有圆房，一直在东西厢房分开睡。杨玉环对待方运如亲弟弟一般，最苦的那年，她每天只喝一碗稀粥，却对方运说自己吃过了，让方运能吃上稀饭。家里鸡生的蛋，要么卖掉供方运读书，要么给方运补身子。养鸡五年，杨玉环除了每年春节那天，被方运逼着吃个鸡蛋，从来不曾主动吃过鸡蛋。

有一次，方运吃鸡蛋剥壳没剥干净，杨玉环收拾桌子的时候，以为方运不在，偷偷抠下蛋壳上的蛋白吃。方运看到了，默默回到炕上蒙头大哭，从此以后更加懂事，也更加敬重这个姐姐。去年两人同时染上很严重的风寒，杨玉环却只给方运买药，等方运病愈，她才用方运剩下的药熬着喝。被方运发现后，她微笑着说她怕苦，熬过多次的药不苦，正好适合她。

那些记忆渐渐地糅合在一起，方运觉得鼻子发酸，扭头看向别处。他等情绪稳定了才回头，再次仔细打量杨玉环：她虽然穿得破旧，却难掩天生丽质，后颈细腻，皮肤白皙，没有半分瑕疵。方运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她的手比方运都粗糙，还略有些浮肿，能看到许多伤痕。如果仅仅看这手，没人会相信这手的主人会是一个能跟西施、貂蝉相提并论的美女。但在方运眼中，杨玉环的这双手最美，因为她撑起了这个家！

杨玉环看向方运，回眸一笑百媚生，双目如水，瞳仁黑得能照出人的影子：“小运，你说中了童生，就给姐姐买支银钗。这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不过考中童生太难！”方运无奈地说。

“我相信我们家小运一定能。不仅能当童生，一定还能中秀才，说不定能当上举人

老爷。”

方运微微一愣，这才反应过来，杨玉环这是在没话找话，是听到他刚才叹气，故意开导他。方运觉得不能让她担心，笑道：“如果我能中童生，那一定是玉环姐的功劳。到那时候，我一定把玉环姐供起来，天天让你好吃好喝，然后让你天天说我能中秀才；等我中了秀才，就让你天天说我能中举人！”

杨玉环忍不住轻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小运，你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杨玉环看着方运，隐隐有些担忧。

方运轻叹一声说：“我刚才说过，我被彻底打醒了。不过，祸兮福之所倚。昨夜我见到一位奇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以前记不清的现在都记得，以前不懂的，也突然就明白了，好像是开了窍。”

杨玉环半信半疑地看着方运，低声问：“那人是谁？”

“他没说名字。他只说我算他半个关门弟子，如果我不能中进士，就不配知道他的名字。”方运深知自己确实已经变得不同，索性就编了这么个故事，以减轻别人的怀疑。

杨玉环一双美目里满是诧异，问：“进士？当进士才能知道他？那他是谁？大学士？大儒？难不成是半圣？”

“那我就知道了。”方运摇头苦笑。

“既然你有名师指点，那一定能中童生。我回去割二两肉，晚上让你吃个够。”杨玉环高兴地笑起来，她的笑容比春天的阳光更明媚。

“那就多买点，买一斤。干脆再炖只鸡。”方运心知考不中童生必死无疑，多买点就当是最后的奢侈；如果考中了，他再也不会差这点钱。

杨玉环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那就听你的，你是一家之主。”

方运没想到杨玉环不仅人漂亮，还这么懂事，处处维护他的尊严。在她的眼里，一天吃这么多已经算败家，可她仍然毫不犹豫，生怕方运自尊心受挫。方运心中暗叹：“或许她正在心里说，只要再累一点，多吃点苦，就能把这些钱赚回来。这样的女人怎能辜负！若我能中童生，绝不让她再吃半点苦，受半点累！”

杨玉环从书箱里拿出一张她早上烙好的糖饼说：“我多烙了两张，你早上没吃饭，现在吃了吧！”

方运接过糖饼，慢慢吃起来。不管怎样，考试当天的饭总要比平时好些。中午他要留在文院，一边吃饭，一边答题，饭和水都要自备。童生试还好些，秀才试则要连考三天，吃喝拉睡都在狭小的考房里，身体稍微出点问题，都会撑不住。

老黄牛一路晃晃悠悠地向城东走，不多时便来到文院外。

文院红墙碧瓦，绿树掩映，在晨光下一片生机盎然。文院外站着黑压压一大片考生，

有十多岁的孩子，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排成十排，逐渐进入文院，粗粗一看不下两千人，旁边不排队的家长、亲友就更多。

方运愣了一下，没想到济县人口不到九万人，考童生的人数竟然能达到两千。方运知道古代识字率很低，梦中世界的古代男人识字率在10%左右，到了民国初期也不过只有15%，其中有过半还是需要认字的各种工匠、艺人，士子书生的比例还不到5%。就是这比例，在古代各国中已经是最高的，古代西方贵族大都不识字，大量国家的识字率低于1%。在方运看来，济县的童生试一次能有三四百人就足够多了，可没想到竟然能有两千人。这个数字太吓人，济县是下等县，一年也只能录取五十个童生。

方运心中惊讶，觉得自己小看了童生试的激烈程度。方运很快记起，圣元大陆的人口密度远高于梦中世界的古代。县府根据富裕程度分上中下等，而济县是下等县，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可因为有才气的存在，平民只要不偷懒，都饿不死。方运和杨玉环就是最好的例子，哪怕只是两个孩子，也依旧能养活自己，甚至能勉强供一个人读书。

圣院大陆的县令等官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助农。雨少了，当地官员就要举办“祈雨文会”，召集当地有文位的人做祈雨的诗词文章。如果诗词文章够好，才气引动天地元气，天就会下雨。如果当地的士子祈雨失败，或者天气实在太旱，那么官员就要准备“文宝”和“圣页”等物，消耗才气，书写古代名人的名篇祈雨。一旦雨多了，就会举办“止涝文会”；遇到蝗灾，就要举办“驱蝗文会”，少不得要作驱蝗调、灭蝗曲。诸如此类的文会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才气的功劳，这里的粮食产量远胜于梦中世界的古代，养活的人也更多。再加上文位的吸引力，许多人勒紧腰带也要供孩子读书，所以一县童生试才有这么多人。

“在圣元大陆，才气是第一生产力。”方运心里想着，被杨玉环搀扶下车。

周围的考生纷纷看过来。认识方运的人不多，但江州西施的大名人人都知，哪怕从没见过她，此刻也能猜到，因为杨玉环太美了。许多人蠢蠢欲动，可惜即将县试，不能节外生枝，只好压下才子会佳人的念头。杨玉环从小被人看惯了，眼中浅浅的羞意一闪即逝，然后毫不在意地扶着方运，替他背着书箱。众人更加羡慕，这女人真是太贤惠了，恨不得自己变成方运。

“方运！”

“玉环姐！”

就见四个人离开队伍，快步走过来，人人背着竹条书箱，除一个人明显比方运小，另外三个人都比方运大好几岁。他们是方运在私塾的同窗，一起读书学习三年多。四个人中，除了梁远家里开着米店，比较富裕，其他人和方运家一样，都是普通人家。只是他们四人的父母健在，家里条件比方运好。可他们从来没有瞧不起方运，相互间的感情

很真挚。只有十二岁的葛小毛曾红着脸说过，交好方运是为了能多看看玉环姐。

“方运你怎么了？”梁远在五人中个子最高，几步窜了过来，皱眉打量方运。方运虽然换了干净的衣服，可头上包着药布，脸上有明显的淤青和伤口。

方运微笑道：“昨夜下雨，路滑摔倒了，都是小伤，不影响考试。”

葛小毛担心地说：“都伤成这样还不碍事？真的能行？”

方运半开玩笑地道：“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在临考前遇险，又遇老师教诲，可见天必将降大任于我。”

“老师？孙先生特地指导过你？”梁远好奇地问。

“不是孙先生，是另一位你们不认识的老师。不说这个，我们排队进文院。玉环姐，书箱我来背。”

人高马大的梁远却抢过书箱说：“我帮你拎，走吧！”另一个同窗陆展，则扶着方运。他们辞别杨玉环，排队进文院。方运四处打量，去年他也考过童生，但现在他经历了梦中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葛小毛小声埋怨：“我才十二岁，来了也是浪费钱。我做个歪诗还行，可‘请圣言’太难了，除了十三经，还要考众圣的一些著作。孔夫子封圣已过千年，封圣者数十，‘请圣言’要选考多位先圣的著作。我上了五年私塾，不过才背诵了《论语》《孟子》《易经》《周礼》和《春秋》，怎么也考不上童生啊！”

方运知道，所谓的“请圣言”类似于问答、填空和默写，让考生根据提示去补写前文或后文，有的甚至要默写一整章。这让方运想起了梦中世界的唐朝科举。梦中世界里，唐朝科举考“帖经”。帖经是录取考生的重要科目，就是抄录经书中的几句话，然后遮住几个字，让考生填上，比“请圣言”还要简单。唐诗之所以兴盛，主要原因是唐朝科举还考词赋，而且所占比重大。在圣元大陆，圣院发现诗词和才气最为契合，尤其是能传世的战诗战词，往往影响人族兴衰，所以科举必考诗词，而边塞诗是重中之重。

梁远笑着说：“你年纪小，让你来不是为功名，而是为了长见识。你尽力而为即可。童生试的‘请圣言’，一出就是三十张试卷，府试考秀才的‘请圣言’更是达到一百张。有人戏称为考百页死耕牛，怎么可能全答对？”

陆展道：“小毛你不要气馁。除了四大才子，没人能答对童生试所有的‘请圣言’，我们也不能，更何况你。好在童生试要考的范围较小，秀才试的‘请圣言’才刁钻古怪，科举数百年，历代才子都无一人全答对，那些最终封圣的先贤也是如此。”

葛小毛松了口气，说：“梁远，这次童生考试全靠你了。孙先生的弟子这些年一直没人中童生，别的私塾都笑话咱们。咱们比不上那位过目不忘的神童方仲永，不能被别人比下去。希望列祖列宗众圣保佑。”